

犹记当年冰棍甜

□暖忆

1989年的夏天,历经十几年的寒窗苦读,最终我还是没能在那个黑色的七月里过关斩将,取得胜利,最后败得一塌糊涂,一下子跌进了人生的低谷。

“读了十几年书,到头来还是在家种地,一反一正得多少钱呀?”

“可怜他父亲和他俩叔呀,累死累活地供他一阵子!”

一时间,各种冷嘲热讽纷至沓来,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的内心痛苦极了。

一个周末,正逢集日,弟弟也正好放学回家了,小婶突然把我叫到一边,说:“我和你爹,还有你叔都说了,今天你就别下地干活了,带着弟弟一块赶个集吧。”

闻此,弟弟非常高兴,缠着我非要立即走。小婶白了他一眼,说:“慌啥!”而后,小婶悄悄

地把我拉到一边,掏出一个小手绢,把里边仅有的一块五毛钱交给我,说:“到集上热了,就给自己和你弟弟买几块冰棍吃。”

也许是天气太热的缘故吧,夏日的集市上,人不多,而且个个行色匆匆,几乎没有一个闲逛的人。所以,我和弟弟转了没多久,弟弟就吵吵着说渴了,累了,我也再没有到处转的心思了,于是,就拉着弟弟来到了一个卖冰棍的小贩前。

“冰棍多少钱一支?”

“两毛。五支以上,一毛五。”

“我买十支。可你能让它们不化地拿回家吗?”

“能,我多用塑料布给你包起来,外面再裹上几层报纸,到家准化不了。”

于是,小贩先拿出两支,我和弟弟各一支,高兴地吮吸起来。那一刻,当冰冷的、甜甜的

冰水一丝丝地流进了肚子,让人顿觉浑身上下透心一凉,舒服极了。

我和弟弟一口气吃了五支,我怕弟弟再吃下去会吃坏肚子,最后赶紧让小贩将剩下的五支包好,拉着弟弟回家了。

见此,小婶非常高兴,她打开包装,又取出一支冰棍,说:“那四支,给你爹和你两个叔叔留着,这支你再吃了吧。你弟弟吃得太多了,就不让他再吃了。快别让他看见了呀!”

我哪里肯吃,忙推着小婶的手,往她嘴里送,说:“婶,我已经吃过,你快尝尝吧。”

“傻孩子,只要你有这份心就好。婶肚子不好,从不吃这个。”

我坚持不吃,最后,小婶只好象征性地咬了一小块,说:“我已经吃过了,剩下的,你快吃了吧。”

等我吃完了那支冰棍,小

婶满是慈爱地对我说:“这些天,婶知道你心里苦、难受,可婶没文化,不知道怎么劝你,不过,婶知道,好事多磨,不管干什么,只要你自己心里不泄气就行;你姊妹几个,就你有些灵气,明年复读再试试吧。”

第二年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一所理想的大学。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各种各样的雪糕琳琅满目、随处可见。可我感觉,还是当年小婶让我和弟弟一块在家乡集市上买的那种两角钱一根的冰棍甘甜好吃,令人难忘,因为,那不仅仅是一些简单的冰冷无情的冰棍,而是小婶满满一腔的鼓励、关心和疼爱。

今又盛夏,我想,无论天气有多热,工作有多忙,我都要挤出时间,专门带上好几个品种的上乘雪糕,回老家再与小婶,还有在家的弟弟,共温当年的那一份亲情。

与初夏有关的日子

又到了个明晃晃的季节,所有的一切都开始变得多姿多彩,不再单调不再乏味。

站在老家桃树底下,透过枝叶的缝隙向天空望去,一眼的湛蓝。那散落在叶片上零零碎碎的波光,在微风的吹动下,摇曳着,显得格外耀眼。我喜欢这个季节,犹如喜爱文字一样,时而让人疯狂,时而让人安静。

□侯丙文

灿烂的季节

这是个灿烂的季节,我喜欢在这个季节里徜徉,亦或是踱步在夕阳之下。那满眼的碧绿,在艳阳的映衬下显得朝气蓬勃。

闲暇时间漫步在城市的一端,看着成荫的绿树,光影斑驳。闭上双眼,再去呼吸一下阳光的味道,一种惬意的感觉。这是这个季节涂抹的色彩,也是这座城市所散发出来的魅力,城市里的人们也脱去了慵懒的姿态,焕发着青春。

走在田间小路上,鸟语花香。张开双臂,去拥抱大自然的灵气,一种欣喜的感觉。麦田里,金黄色笼罩着整个大地,老农开心地忙碌着,眼里装满了希望。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青春是一首歌,我们在歌声里欢畅,伴随着歌声起舞。

青春是一条河,我们在河水中嬉戏,随着急流勇猛前进。

当我站在青春的尾巴上回首我挥洒过的青春时,一种莫名的感觉涌上心头。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我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笑,也可以毫无掩饰地哭,一张张生动的画面定格着当时美妙的场景。我们天马行空的勾画着多彩未来,大声呼喊着重高的理想,斗志昂扬的为挤入涌动的人群而努力。

多年前艳阳下的一幕,深深地烙刻在了我的脑海里。我深情哼唱起《光阴的故事》,拖着厚重的行李,慢慢地,消失在了过往的人海里。

青春,是用来怀念的。

麦香的味道

我又闻到了麦香的味道,夹杂着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

站在村后靶台上上望山前那金灿灿的麦田,欣喜若狂。微风吹过,摇摆的麦穗像湖面荡起的涟漪,优美与壮观。又是一年收获,又是一幅忙碌的画面。

看着这些,想起了小时候那个机械还不发达的年代。人们挥舞着手中的镰刀夜以继日地收割着。我们姐弟三人也加入到了这场持久战,看着望不到头的麦田,我们的斗志也开始慢慢消退。为了鼓足力量,我们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是谁先割到头,谁就可以获得一支雪糕块。于是轰轰烈烈的割麦子比赛开始了。汗水沿着脸颊滴答滴答往下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移,那场景甚是火热。后来我还把这一场景写进了作文里,起了一个很俗套的名字,叫做《割麦子比赛》。

现在再也找不到那种火热的场景了,发达的机械代替了人们手中的镰刀,持久战也变成了三五天,但,麦香的味道还和当年一样。

村庄的树



乡村和城市里都不能少了树。 忆秋寒 摄

□祝宝玉

没有树,就没有村庄。

由树延伸的荫庇之意,大概是农耕文化里跳动最猛烈的筋脉吧。谈及村庄,总绕不开一棵树或一片林,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我们从未间断对“我们从哪里来”这一问题的思考,而树的存在恰给了我们证明。一棵树所经历的岁月往往要长于我们这些有欲望的生命个体,执妄常使得我们难以静思,而树则相反,无欲则刚,从扎根土地那一刻起,就沉默不语,冷观世变。

一棵树就是一部村史。从遥远的先民逐水而居开始,树便站在高山之上遥遥伫望,只等有一天从山上走下,扎根在部落间,把出生、死亡、捕猎、篝火、陶罐、恐惧以及欢喜全一股脑地记载进年轮上。多年之后,当人们为筑房为造船而伐倒一棵树时,过往便裸露了出来,匍匐在密密匝匝的年轮旁,你能嚼读出自己的历史。

排列年序,如同区划出一个家族的长幼之别,那最年长的族长是村里最古老的一棵树,其他的或中年,或幼年,分布在路旁、地头、水边、房前屋后,而站在村口的那棵,定是能韬光尘世,懂得逢迎炎凉的族长,他有使命,这项使命就是让家族世代延续,因而必须

与村外的世界厘定平衡,产生长久共存的默契。他严肃,甚至严厉,不通人情的古怪品性令人又惧又畏,他墨守着晦涩的祖训家规,牢牢地掌控一个村落的命运,他曾在历史的某一个阶段发挥积极作用,也消极地影响着外来文明的融进,但不管如何,他的出发点只是为了努力延伸自己树荫,给予子孙更多的荫护。

树是村庄的生命图腾,在最庄严、最神圣的地方,总会有同样神性的树的传说流传着,比如吴刚伐的树,董永等的树,还有乡人们祈福求安的树。它们同样受着人间的烟火祭供,仿佛神的化身,能庇佑一方水土,风调雨顺。

树是拔地而起的人,如我淳朴善良正直的祖辈,在皖北平原上,站成一座座我永远跨越不了的山。在我的字典里,“轰然坍塌”是最滑稽的词语,一棵树即使死去,也是站着死去,它们的躺下并非出于本意,似我的父亲,即使重病缠身,也苦捱到麦田里,查望墒情,与乡人会商农事。

村庄的一切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都离不了树,树是房梁,树是药材,树是拐杖,树是媒人,树是嫁妆,树是桥梁,树是棺槨,树是迎接新生的温床,树是村庄永远的坐标。

有了树,村庄才能称之为村庄。



乡村里少了树,不知要少多少乐趣! 忆秋寒 摄

□彭瑗

凝望那
被风吹皱的湖面
你泪花轻泛
亲爱的
你可曾看到
阳光或是霓虹
那堆叠折射的璀璨

碰触那
脉络粗糙的枝干
你泪水潸然
亲爱的
你是否品尝
赤红或是翠绿
那饱满多汁的甘甜

轻抚你
皱纹漫溢的容颜

我泪光闪闪

亲爱的
虽然我明知
你轻蹙的眉头深情款款
虽然我明知
你微笑的鱼尾纹
是幸福的印痕
爱的积淀

皱纹